

How to live

OR

A life of Montaigne is one question and twenty attempts at an answer

[英] 萨拉·贝克韦尔 著 | Sarah Bakewell

朱沉之 译

蒙田别传

“怎么活”的二十种回答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· CHINA

蒙田别传

“怎么活”的二十种回答

[英] 萨拉·贝克韦尔 著 | 朱沉之 译

Sarah Bakewell

How to live

OR

A Life of Montaigne in one question and twenty attempts at an answer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·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蒙田别传：“怎么活”的二十种回答 / (英) 贝克

韦尔著；朱沉之译. —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2013. 5

书名原文：How to live

ISBN 978 - 7 - 5118 - 4953 - 3

I. ①蒙… II. ①贝… ②朱… III. ①蒙田，

M. E. (1533 ~ 1592)—传记 IV. ①K835. 655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6026 号

蒙田别传：

“怎么活”的二十种回答

[英] 萨拉·贝克韦尔 著

朱沉之 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
策划编辑 柯 恒

责任编辑 柯 恒

装帧设计 马 帅

© 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印制 沙 磊

开本 72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25.5

字数 286 千

版本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)

网址 / www.lawpress.com.cn

电子邮件 / 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 / 010 - 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 / 010 - 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：

北京分公司 / 010 - 62534456

上海公司 / 021 - 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 / 0755 - 83072995

西安分公司 / 029 - 85388843

重庆公司 / 023 - 65382816/2908

第一法律书店 / 010 - 63939781/9782

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118 - 4953 - 3

定价：49.8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HOW TO LIVE
by SARAH BAKEWELL

Copyright © Sarah Bakewell 2010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© Law Press Chin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. (RCW)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01-2011-6763

目 录

导言

问：怎么活？

米歇尔·德·蒙田：一个问题，二十种回答 / 3

一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莫愁死。

悬于唇尖 / 15

二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细用心。

马上动笔 / 27

意识流 / 36

三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呱呱坠地即是福。

米舒 / 45

试验品 / 57

四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读得多，忘得勤，反应慢。

读书 / 73

迟缓健忘的蒙田 / 77

少年的烦恼 / 82

五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在爱与失落中坚持。

拉·伯埃提：爱与僭主 / 101

拉·伯埃提：死亡和哀悼 / 114

六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善用计。

小技巧和生活的艺术 / 125

奴役下的蒙田 / 133

七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凡事存疑。

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，但这我也无法确定。 / 141

动物和恶灵 / 152

一架异常惊人的引诱机器 / 160

八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小店后面留一个里间。

半边屁股 / 175

实际职责 / 187

九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要合群。

欢跃乐群的智慧 / 195

开放、仁慈和残忍 / 199

十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从习惯的沉睡中醒来。

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观点 / 209

高贵的野蛮人 / 216

十一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有节制。

升降温度 / 225

十二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守住你的人性。

恐怖 / 235

英雄 / 245

十三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开先例。

巴洛克时代的畅销书 / 253

十四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看世界。

旅行 / 261

十五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称职而不甚。

市长 / 279

道德反对 / 286

任务和暗杀 / 293

十六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偶尔探究哲理。

十五个英格兰人和一个爱尔兰人 / 311

十七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时时回头，从不后悔。

我无怨无悔 / 327

十八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懂得放手。

女儿和徒弟 / 335

编辑战争 / 347

混音与迷惑 / 352

十九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平凡而不完美。

平凡 / 363

不完美 / 365

二十、

问：怎么活？ 答：生活会给出答案。

不是结尾 / 371

蒙田年谱 / 378

致谢 / 382

出处 / 384

译后记

自古成功在尝试

导 言

问：怎么活？

米歇尔·德·蒙田：一个问题，二十种回答

时光转至二十一世纪，观人间，最不缺少的便是自我膨胀的个人。在浩瀚的网络上用不了半个钟头，就能在数不胜数的微博、视频、博客、网页和播客之中找出成千上万个角色，个个迷恋于自我，追求万众瞩目。这些人谈起自己来滔滔不绝，他们写日记，聊天，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拍成照片，上传至网络。他们虽是绝对的外向型性格，但其内省之程度也当属前所未有的。当博主和网友们潜入各自的内心世界时，他们也在和其他人一起，共同庆祝这一“自我”的盛会。

在有些乐观主义者看来，这一全球性的现象应当成为国际交往的新基础。历史学家西奥多·泽尔丁(Theodore Zeldin)创建了一个名为“牛津缪斯”的网站(www.oxfordmuse.com)，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新知新见写成短小的文字，上传到网上供他人阅读评论。在泽尔丁看来，自我揭示，并与他人共享，这是建立全球合作与互信的最佳途径。真实鲜活的个人替代了旧有的国籍观念。这一伟大的创举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泽尔丁说，其目的是为了“通过每一个个体，去探索、了解这一世界的居民。”“牛津缪斯”网站上因此多是诸如此类的个人散文或者采访记录：

《为什么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俄国人在牛津当清洁工？》

《为什么当发型师可以满足完美主义的需求？》

《为什么写自传能揭示出另一个自我？》

《如果不喝酒，不跳舞，你可以发现什么？》

《从谈到写——深一层的自我》

《懒人成功法》

《一位厨师如何表现他的善心》

这些文章的作者通过描述自己和旁人的不同之处,展现出的正是他们和其他所有人的共同点: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经历。

笔下的自我,在旁人手里即是一面镜子,照见的是他们自己的人性——这一概念并非古已存之,而是人的创造。跟其他许多文化创举不同的是,这一创造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的名下:米歇尔·埃凯姆·德·蒙田(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)——贵族、政府官员、酒庄主。1533年至1592年间,他生活在法国西南的贝里戈(Périgord)地区。

蒙田以实践创造了这一概念。和当时许多回忆录的作者不同,他写作的目的并非载录自己的壮举或成就。他也没有记下任何直接的历史见证,虽然他大有这样做的机会:在他酝酿写作的几十年间,一场宗教内战毁掉了他的祖国,也夺去了上一辈人那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。国殇之下,他将目光转向了个人生活。他历经过战乱,料理过自家的庄园,在法庭担当过判案的执事,并成为了波尔多史上最仁善为政的市长。与此同时,他写下了诸多文格随性的尝试笔记,取的题目大凡简单明了:

《论友谊》

《论食人族》

《论穿戴的习俗》

《同一事物为何让我们既哭也笑》

《论名字》

《论气味》

《论残忍》

《论拇指》

《思想是如何自我限制的》

《论心思的转移》

《论马车》

《论经验》

蒙田总共写了一百零七篇这样的文章。有些篇幅仅一两页,有些则长得多,因此新近出版的蒙田全集大多超过一千页。这些文章里很少提供任何解释或说明,而记录的是作者提笔时的所思所想、所见所闻。他以这些经历为基础,向自己提出问题,尤其是那个令当时许多人着迷的大问题。虽然在英文文法上显得颇为不通,但这个问题可用三个字表达:“怎么活?”(How to live?)

这不同于“**应该怎么活?**”这个伦理问题。蒙田对伦理难题深感兴趣,但他并不太在乎人们**应该**怎么做,而更关注人们实际的行为。他想知道怎么过好一生——这意味着正确或可敬的一生,但也是充满人性,满足而丰富的一生。这个问题迫使他写作、阅读,因为他对古往今来的一切人生都充满好奇。他无时不在思考人们行为背后的情感和动机。而因为他自身正是人存于世,且最为近在眼前的个例,他也总在思考自己。

“怎么活?”这样一个实在的问题,又衍生出其他各种务实的问题来。和其他人一样,蒙田面对了生存在世上的各种主要疑惑:如何处理对死亡的恐惧?如何从失去子女或挚友的痛苦中恢复过来?如何接受失败?如何把握每时每刻而不致虚度一生?此外也有许多琐细

的问题：如何避免和妻子或佣人无谓的争吵？朋友觉得女巫对他下了咒，该怎么开导他？如何安慰哭泣的邻居？如何守护自家的房子？遇上持械的歹徒，若对方似乎在杀人灭口和绑票之间犹豫，什么是最佳的策略？如果无意听到女儿的教廷教师似有误人子弟之嫌，该不该介入？遇到仗势欺人者该怎么对付？如果自家的狗儿想出去玩，而你却想留在书桌前写作，该对它怎么说？

蒙田没有留下任何抽象的答案，而是告诉我们在这些情形之下，他自己是怎么做的，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。他提供了大量的细节，有时候似乎超越了读者的需要，但确实足以让人真实地还原当时的情景。他漫无目的地告诉我们，他最喜欢的水果是甜瓜，他喜欢躺着做爱而不是站着，他不善唱歌，他喜欢和一群活跃健谈的人做伴，而且时常被一两句敏捷的趣谈吸引，偏离了谈话的主题。但除此之外，他也描述那些难以名状甚至难以察觉的感受：懒散、勇敢或者寡断是什么感觉？沉迷于一时虚荣，或者试图克服长久的恐惧又是什么感觉？他甚至还写过纯粹活着的感受。

如是探究二十年，蒙田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问，终于绘就了一幅自画像——这是一幅不断变幻的自画像，其生动之至，跃然纸上，似乎令读者觉得，他就站在你背后，正同你一起阅读。他有时也会语出惊人：自他出世以来，时光荏苒五十年，世事变迁，观念仪轨都不再相似。但读蒙田，就是不断感受熟悉与陌生的冲击，相比之下，作者与二十一世纪读者之间那几百年的差异，都显得微不足道了。读者们不时地在他身上看到自己，正如“牛津缪斯”网站的访客一样：受过高等教育的俄国人为什么选择做清洁工？不跳舞又是什么感觉？

记者伯纳德·列文(Bernard Levin)曾说：“我不信有哪个蒙田的读者，不曾中途将书放下，惊讶地问：‘他怎会这么了解我？’”答案很

自然：他通过了解自己，也了解了读者。而反过来说，读者了解他，也正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自己的经历。作为他早期最热心的读者之一，布莱兹·帕斯卡(Blaise Pascal)曾在十七世纪时写道：“我在书中看到的并非蒙田，而处处是我自己。”

小说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(Virginia Woolf)把蒙田的自画像想象为画廊中的展品。画像前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，有的与他擦肩而过，有的则停下脚步，细细品究橱窗玻璃上的倒影。“画像前总有人聚集，向那深处凝望。他们在画像中看到是自己的倒影，看得愈久，所见愈多，但怎么也说不清究竟看到的是什么。”画中的人像同他们自己的面孔融为一体。这对于伍尔夫来说，正是人们互相交往的方式：

当我们坐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，互相面对时，我们就是在照镜子……未来的小说家会愈来愈意识到这些倒影的重要，因为镜中的倒影当然并非唯一，而多得近乎没有穷尽；这是他们应当探索的深处，这是他们应当追寻的魅影。

蒙田是第一位有意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作家。他利用自己生活中充分的材料，而不是醉心于单纯的哲学或纯粹的创造。在作家中，他最有人性，最善交往。他若是生在互联网的时代，他定会惊讶于社交可及的广度：这不仅仅是画廊中的那几十上百人，而是成百上千万人，各自从不同的角度，看到自己的倒影。

这一效应，不论是在蒙田的时代还是在今天，都能使人陶醉。一位十六世纪的仰慕者塔布罗(Étienne Tabourot)曾说，任何人读《尝试集》，都觉得此书简直是自己所写。二百五十年后，美国散文家拉尔夫·爱默生(Ralph Waldo Emerson)的话几乎如出一辙：“我觉得这

书简直就是我上辈子亲笔所写。”二十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安德烈·纪德(André Gide)则写道:“我觉得他简直就是我本人。”奥地利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(Stefan Zweig)在二战期间被迫流亡,游走在自杀的边缘。就在这时,他在蒙田的文字中找到了自己唯一的挚友:“个中的那个‘你’,正是‘我’的倒影;所有的距离都因此而消失。”纸上的铅字逐渐淡去,一个活生生的人走进房间。“四百年岁月如烟消逝。”

亚马逊网上书店的热心顾客们也是同样的回应。一条评论说:《尝试集》“并非一本书,而更像是一位毕生的伴侣”。另一位读者则断言,此书将“成为您最好的朋友”。还有一位读者的床头柜上总放着一本《尝试集》,他哀叹这部全集的体量之大,难以随身携带。“这本书足够读上一辈子。”另一位读者评论道:“这样一部鸿篇巨制,读来简直就是昨天写成的——如果这本书确实是昨天写成,那他今天早就遍及八卦杂志的封面了。”

这一切的发生,都因为《尝试集》没有宏大的意义,没有主旨,没有论点。它没有对读者提出任何要求:这本书怎么用,悉听尊便。蒙田任由心中的素材喷薄而出,毫不担心这一页的说辞是否和下一页矛盾,甚至相连的句子也是如此。也许他真该将沃特·惠特曼(Walt Whitman)的话当成座右铭:

我是否自相矛盾?

当我自相矛盾时绝对如此。

(我很大,我有许多面目。)

他写作的时候,每隔几句话,便会生发出看待问题的新方法,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改变方向。哪怕在思绪最无理性、最如梦境时,他的笔尖也依依顺之。“我无法保持主题的一致。”他说,“它稀里糊